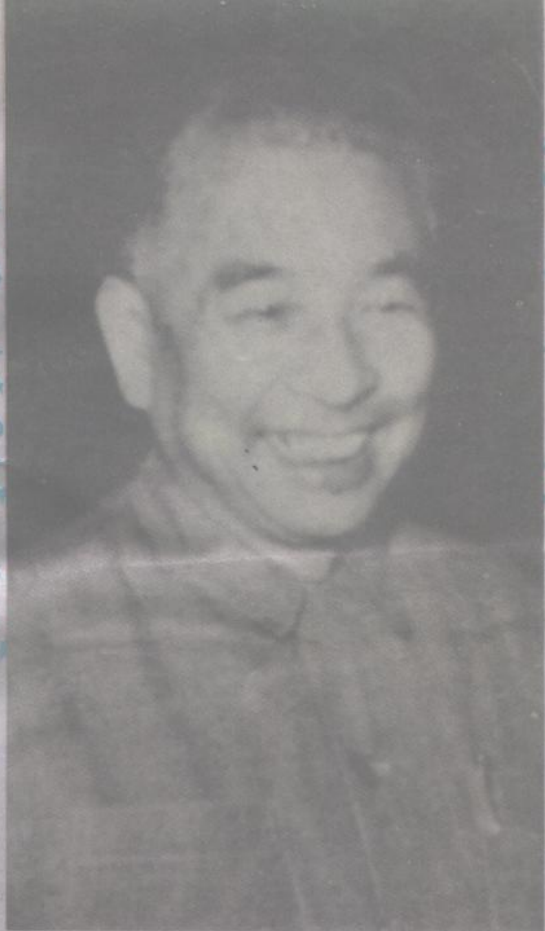




陶铸和他的亲人

——女儿眼中的父亲

权 延 赤

北京出版社

陶铸

和他的亲人

——女儿眼中的父亲

权 延 赤

北京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 200 号

陶铸和他的亲人

——女儿眼中的父亲

TAO ZHU HE TA DE QINREN

——NÜ'ER YANZHONG DE FUQIN

权延赤 著

◆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朝阳广益印刷厂印刷

◆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.125 印张 130 000 字

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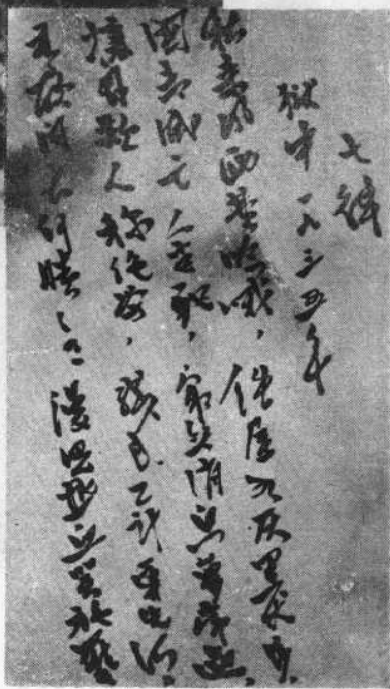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 1—10 000

ISBN 7-200-01624-1/I·2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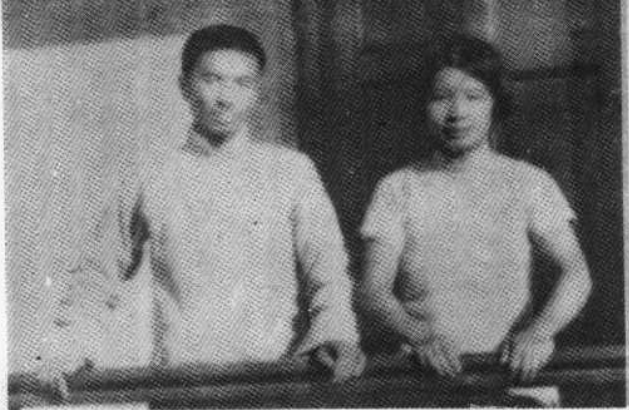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3.6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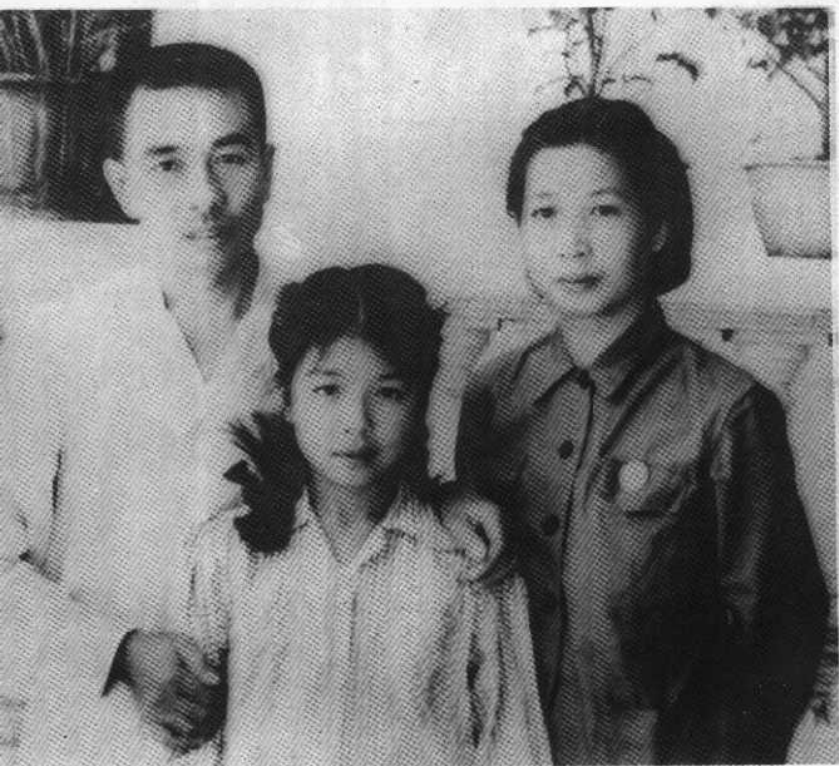
1962年，陶铸同志在广东从化



陶铸同志手迹：七律·狱中
(1935年作)



1938年，陶铸同志和曾志同志在湖北汤池训练班



陶铸1954年在广州与家人合影

目 录

一	陶铸和曾志.....	(1)
二	陶铸和陶斯亮.....	(60)
三	陶铸和他的哥哥.....	(156)

陶铸和曾志

了解母亲就可以深入了解父亲。母亲话当年，留给我的印象似一幅淡淡的山水画：远处的“山”，远处的“水”，又被晨雾薄薄地遮住；“山”“水”朦胧，那世界便充满了缥缈的、梦幻般的神奇色彩。

一

我的母亲曾志，湖南宜章人。在一些迷信人嘴里，她被说成“异人有异兆”。我不迷信，却也无法否认笼罩在母亲身上的那层神秘色彩，并且至今在我心中明光闪烁。

母亲的祖父在永兴县当过把总，相当于现在的县武装部长，极为推崇湘军那位同姓大帅曾国藩。他追求武功又酷爱读书，而且是个“酒仙”。传奇事往往离不开酒。她的祖父自家有一酿酒作坊，酒窖里陈年老酒几十坛子；不要说喝，闻工夫大了也能醉倒人。她的祖父不沾五谷杂粮，每天以酒代食。至于下酒菜，更不是常人所能接受：打来野味不吃鲜，一定要腊过一年半载才进食；杀了猪羊不吃香，肉一定要放臭才作酒菜。这种嗜咸嗜臭的癖好不合现代饮食卫生常识，但老人无病无灾，活过“古来稀”才寿终正寝。

她的母亲吴氏女，16岁下嫁曾家，也许是为酒气所扰，需得一段适应时间，4年后方怀身孕。“异兆”在于“十月怀胎”不曾“一朝分娩”。那胎儿在母腹中足足过满一周年，才有了“出世”的表示……

第一声婴啼，惊天动地。她那绕室踱步、焦灼不安的祖父不禁以手加额，仰天欢呼：“哈哈，真如大帅吹响了号角！”

这位姗姗来迟的女婴，就是我的母亲曾志。

举家欢庆。唯有会相面的那位亲友手拈胡须，沉吟不语。问之再三，始讷讷道：“怀胎12个月，女公子命好硬噢，只怕是要剋夫哩……”

天地之大，本有许多无巧不成书的事。谁能料到呢？后来事情的发展，居然被这位迷信老头子不幸而言中。不过那已是后话。

母亲曾志，自小聪明伶俐又活泼顽皮，生来一副自由自在的脾气，整日价笑声不断。大人们纵有千种愁肠，万般苦恼，听了她的笑声便也化解得烟消云散。

可也有啼笑皆非的时候。原因在于母亲曾志那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。

不满4岁，母亲的“求索”与“冒险”便已令全家“数日一惊”。看到祖父以酒代食，喝得惬意，她便索求尝试。越被拒绝越想尝试，大人稍不注意她就失踪了。全家人乱作一团，终于在酒窖里找到了她。可是我那不满4岁的母亲已是醉卧酒坛子旁，摇也摇不醒了。喝酒多少没人搞得清，反正睡一下午才睁开眼，睁开眼就笑：“哎呀，站不稳喽……”

母亲的出生地叫王家冲，屋前流淌着一条绿水。不满4岁的母亲指着水面朝她的祖父喊：“爷爷，鸭公游水，鸡婆怎

么不游水呀？”“鸡婆不会游。”“为啥不教鸡婆学游水呀？”

“鸡婆笨，教死也学不会。”当天下午，那只抱窝的鸡婆便丢下十几颗尚未破壳的鸡蛋失踪了。待人们从水边发现早已咽气的落汤鸡时，马上就想到我那不满4岁的母亲，该不是也落水了？顺流哭喊寻找，直到深夜，打起灯笼火把，才在小树林里找到了我的母亲曾志。她躺在厚厚的落松针上睡得正甜，被祖父抱起来时，还睡眼朦胧地喃喃：“鸡婆不学游水……我教、教死了……”

不久，家里死了人。看见棺材，母亲曾志也好奇不已。趁大人入殓忙得团团转，她竟悄悄爬进棺材里，闭目挺身也要过过当死人的瘾。家人们准备将真正的死人入棺时，蓦地里见到这个闭目挺身刚满4岁的假死人，那番惊呼骇叫的景象就可想而知了……

6岁时，母亲曾志来到县城，开始上小学。她的父亲，也就是我的外祖父，有一百多亩良田，又是政法大学毕业生，在湖南宜章也是有名的人物。可是我的母亲却没有走生活为她准备好的路，没有当小姐，更不肯当夫人，反而越大越“野”，渐渐发展成一副刚强的叛逆性格。她比一般女孩子漂亮，也比一般女孩子野气。她可以在书房里过目成诵地读“孔孟”，也可以跑到大野地里为人打抱不平；她敢上房掏雀，下河捕鱼，爬树摘果子，甚至恶作剧地吓唬同学和老师。外祖父常常摇头叹气：“唉，你怎么不是个男娃儿呢？”

1924年，母亲13岁时，考入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。她读了许多武侠小说，不爱红妆，一心想当女侠。这一切都注定了有朝一日她会舍弃当省议员的未婚夫，跑进深山野林里去，最终嫁给受通缉的“共匪头子”。

不过，母亲最初是想投考黄埔军校。她很羡慕军校女生队那些学员。她已经准备动身了，忽然来了三位同学：夏明衡、夏明瑜和毛泽建。

一些革命老人都爱说，湖南有“革命的两大家”，这就是毛家和夏家。两家的年轻人几乎都参加了革命。

毛家为革命作出重大牺牲，仅剩下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。

夏家为革命也献出了夏明翰、夏明震、夏明衡等六七条生命。其中夏明翰的就义诗成为千古绝唱：“砍头不要紧，只要主义真。杀了夏明翰，还有后来人。”

三个女同学一脸喜气，进门就嚷：“哎，我们去考农民运动讲习所了。你怎么没去？”

“农讲所？”母亲兴趣不大，“学什么？”

“三分军事，七分政治。”夏明瑜抢着回答。

“三分军事……”母亲略感遗憾，“穿军装吗？”

“当然穿了。”夏明衡不无骄傲，“一星期还要打一次野外呢。”

“是在武汉吗？”

“迁来衡阳了。”毛泽建说，“要招20个女生。”

“我也去！”母亲马上想到那身军装，更受到打野外的吸引，“带我找你哥哥毛泽东去吧！”

“我哥哥没来，”毛泽建指着夏家姐妹，“她哥哥来了，夏明震是教导主任。”

“反正我是去定了。”母亲拉着她的三位同学，去找夏明震。通过复试，考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。

说是三分军事，实则全部生活学习都是军事化。女学员们

很快就吃不消了，分别脱下军装，转到政治运动讲习所和妇女运动讲习所。我的母亲曾志，是农讲所里唯一自始至终坚持下来的女性，并且加入了共产党。

母亲确是命硬。从农讲所出来，她参加湘南暴动、上井冈山，又跟毛泽东、朱德参加挺进赣南闽西、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，几次大难不死，甚至陷于绝境而后生。一次，在反动派的破坏和煽动下，几千反水者围攻郴州苏维埃，见人就杀，妇女儿童也不放过。曾志与这些叛乱者迎面相遇，靠了大勇大智，丝毫不慌地抢先吆问一声：“苏维埃在什么地方？”叛乱分子以为她也是参加围攻苏维埃的，鼓噪而前：

“就在山上，冲啊！”曾志在乱中一偏身，窜入树丛中……

母亲的“命硬”，首先是靠了她的意志刚强。参加革命不到五年，她先后失去两个丈夫：郴州特委书记夏明震和曾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蔡协民同志。她生育的三个儿子，两个送了老乡，一个卖了100块银元作党的活动经费。除这些沉重打击外，在当时党内斗争“左”的路线影响下，她先后六次蒙受委屈，六次受到严厉的党纪处分，却始终不曾萎靡沮丧，干革命的热情、锐气和勇气丝毫不减。

经过许多曲折，母亲曾志在福建从事地下斗争时，认识了我的父亲陶铸。

二

母亲曾志从闽西游击区来到厦门，去找省委书记罗明。

那天，她穿了一件素净可体的旗袍。她还不满20岁，青春的年龄将她身上蕴藏的美充分表现出来，——那是由匀称

和自然的线条勾勒出来，又被垂肩的秀发和脸上红白相润的色彩所增光的美。她走起路来又轻快，又活泼，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，似乎还没有受过生活的煎熬。路人朝她看一眼，只会猜她是大学生，或是银行里的小姐，也可能是幸福安逸的少妇。如果跳出一名特务扭住她喊：“她是山里跑出来的共党！”那么，人们一定会以为那特务是刚从精神病院里跑出来的患者。

其实，我的母亲曾志，她那时确是国民党悬赏捉拿的游击队负责人。她像一片轻柔的云朵悄无声息地飘入罗明住处。用罗明的话讲：真是打游击出身，手脚轻得吓人。

罗明中等身材，穿一身很普通的白底蓝条便装。他本是斯斯文文、和蔼可亲的读书人，现在却少有地胀红了脸，正跟人吵架呢。

母亲的目光落在吵架人的身上。这是一位陌生的年轻人。个头不高，很精壮；四方脸带棱带角，肤色微黑，青腮帮子泛出金属一样的光泽；若是留起胡子一定毛扎扎得骇人。他留着分头，眼锋咄咄逼人，上面还横着一道粗黑的浓眉。穿一件咖啡色的广东衫，比常见的中式对襟衫要考究一些，下面是西服裤皮鞋。这人算不得英俊魁梧，谈不上潇洒文雅，却另有一股逼人的英豪之气。

母亲微微皱眉。年轻人粗门大嗓，还配以激烈的手势，跟一位受人尊敬的领导吵架，便不能不令人感到粗野了。

母亲想上前干涉，罗明已经看到她，抢先招呼，借机终止这场争吵。

“来，给你们介绍一下。这位是陶铸，军委秘书。”

母亲心里咯噔一下，竟是他？福建军委的“灵魂人物”……

父亲陶铸随意瞟一眼母亲曾志，点一下头，还想同罗明说什么，却见罗明把手一伸：“她就是曾志同志……”

父亲张开的嘴巴还没吐出声，忽然僵住，迅速回头，重新望着我的母亲曾志，盯得很紧，毫不掩饰那一副惊诧的样子。

母亲心里好笑。这种情况她遇见多了。井冈山的故事且不说，到福建后，前不久福建军委书记王海平去闽西检查工作，曾志拉着贺子珍一道去看他。自我介绍后，这位军委书记“噢嘴”一声，端着饭碗呆呆地望着曾志，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，惹得贺子珍哈哈大笑，笑得王海平一脸尴尬一脸红。

母亲天生丽质，敌人却把她形容得凶狠丑恶。反差大大，使人们一见之后大都感到惊异不止。

“你就是那个闽西女将啊？”父亲终于叫出声来，“你怎么，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？”

“你就是黄埔军校出来的那个陶铸呀？”母亲反唇，不无挖苦，“你跟我想象的也不一样嘛。”

父亲脸红了，为自己的失态而尴尬。从井冈山来到闽西的女将曾志，党内谁个不晓得！父亲原以为操刀舞枪的女人必丑无疑。《水浒》中顾大嫂、孙二娘一类的角色，不是母大虫便是母夜叉。

“笔杆子杀人哪！”父亲摇摇头，“我还以为你是……”父亲没有说下去，扑哧一声笑了。他想起一件事。

母亲曾志此前曾与红四军政治部主任蔡协民结婚。蔡协民在牺牲前，曾在厦门与陶铸聊过天。陶铸大大咧咧问：“喂，你老婆长什么样啊？”蔡协民眨巴着眼：“怎么了？”陶铸认真问：“是不是象个母夜叉，很凶？”蔡协民哈哈大笑：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！”可陶铸却坚信就是那么回事。

蔡协民从厦门回来，把这件事告诉了曾志。现在看到陶铸笑，曾志便也笑：“那你现在觉得我怎么样？”

“你很漂亮。”陶铸恢复了平静，坦率地说，“你这么苗条，还白白的，真不像是在山林里打游击的。”

其实那段时间正好没有活动，所以母亲养得肤色白嫩。

罗明继续跟陶铸谈问题，交待一些事情。

大约是曾志到来的缘故，陶铸不再那么凶地争吵，可他的血性和傲劲却是无法掩饰。他坐在那里，一副爱听不听、爱搭不理的样子。

罗明修养不错，又是年长许多的老大哥，仍然心平气和地讲下去。陶铸却仍旧摆出一副心不在焉的劲头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。

“你态度好点行不行呀？”罗明不得不说一句。

“那要我怎么样呢？还要我跪下来听吗？”陶铸一个劲顶撞。

“你怎么是这个样子？你也太过分了！”曾志上来打抱不平，“你对领导就这么傲慢粗鲁……”

“算了算了，”罗明深知这两个年轻人都是火性子急脾气，怕他们叮咛起来，摆手说，“他就是这么个直性子，炮仗脾气。人可是好人……”

我的父亲和母亲就这么认识，见了第一面。

30多年后，母亲对我讲起那一面，仍然摇头说：“第一面我对他印象不好，太傲慢，太粗鲁。”

我常想：问题不在印象好坏，而在留没留印象。父亲性格鲜明，无疑给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现在想来，那性格里一半是诗人的孤傲，一半是武夫的粗豪。

有了印象就会引起注意。父亲的几件事使母亲对他的印象由“坏”转好，终于发展成爱情。

1930年3月18日，中共福建省党团组织召开纪念北京“三一八”惨案群众大会。国民党武装军警突然包围会场，逮捕了40多位同志，其中包括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和福建团省委书记陈柏生。党组织得知敌人要杀害这批“政治犯”，省委决定营救被捕的同志，指定陶铸具体负责组织与指挥劫狱战斗。

父亲组织了11人的劫狱特务队，在鼓浪屿开设训练班，讲政治以坚定信心，讲军事以掌握武器，并将这些同志带到山沟里学习瞄准、射击，进行实弹演习。之后，让队员们均以亲属探监名义去过监狱两次，做到对敌情了如指掌。

5月25日上午9时，厦门思明监狱门口出现2人，其中一人在看守所当过伙伕，以找同事为由进去了。这是父亲安排的第一组。随后，第二组工人以探监为名也进去了。这时，监狱门口来了卖杨梅的小贩，挑着一担鲜红的杨梅在监牢门外叫卖：“买杨梅啊！又鲜又甜的大杨梅，便宜卖啊！”叫卖声吸引来不少“过路人”，其中便有我的父亲陶铸。同时间，又来2名探监的，其中一人头戴草帽，身穿“香云纱”大长褂，手捧着“马玉山饼干厂”制造的饼干桶，用钱买通哨兵，未经检查就进了第一道大门。

没过2分钟，牢内枪声骤起。卖杨梅的小贩立即拔枪打倒了门警。而买杨梅的我的父亲，已拔枪冲入监狱大门，眼疾手快，连续击毙警备队长和一名警备队员，并和接应的同志们用火力压制正在吃饭的警备队员，使他们乖乖就范。

已经入狱的6位队员各负其责，从长褂里取出一尺多长

锋利无比的德国造老虎钳，钳断牢房铁锁，救出40多位战友，立刻按三、五人预先编成的小组鱼贯出狱，由接应的同志带领着朝石头堤岸飞跑。那里头天便停了两艘载壳灰的木帆船。人一上船，便顺着刚刚开始退大潮的潮水，飞也似地朝同安方向驶去。

而我的父亲呢？一冲出狱便混入人群中，变成了一名游客，竟跟一名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当差的湖南人拉起老乡来。等到大批国民党军警赶来监狱，看到的只是十来具警备队员的尸体。这次劫狱前后没用10分钟，一切都算得那么精确，把握得那么牢靠，我方无一伤损。这件事震惊了全国，轰动了南洋，也深深激动了我的母亲。

然而，更使母亲感动的是，王明路线的代表人物竟说陶铸劫狱“是立三路线的残余”，把陶铸从福建省军委调到漳州工作。面对这种“委屈”，陶铸毫不抱怨，只说一句“历史会有正确评价”，便投入新的战斗。

罗明走后，王海平担任福建省委书记。王海平是海南岛人，与陶铸友谊很深。王海平要去闽西苏区检查工作，但妻子小梁正闹腹膜炎，躺在行军床上发高烧，无法行动。王海平放不下心，陶铸说：“交给我，你放心去吧。”

30多年后，母亲对我讲了当时的感受：“那段时间我常去，小梁没钱住院治疗，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全是陶铸一个人在那里照料。每天喂水喂药，熬粥买面包，端屎端尿。他才23岁，就那么耐心，那么细致。当他用汤匙搅动稀粥，吹着热气，一匙一匙喂小梁，又帮她轻抹头上的汗水时，我的心动了。看来，他也能细心温柔么……”

1932年，陶铸与曾志结婚了。

婚后不到一年，父亲陶铸又被王明解除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的职务，召去上海听候安排，不幸为叛徒告发被捕入狱。母亲曾志坚持在闽东一带，同叶飞、范式人一道领导游击战争。当中央苏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的时候，闽东革命根据地却进入鼎盛时期，形成一万多平方公里的红色区域，抗击了国民党10多万兵力的“围剿”，有力地配合了中央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。

父亲和母亲一别5年，音讯全无。那个年代，牺牲是家常便饭。等待也是家常便饭。

他们等待5年，终于等来了“充满年轻人亲密情趣”的一段生活……

三

母亲坐一辆老掉牙的破汽车，整整颠簸三天，才从上海驶到南京。这是1937年的10月。

她并不知道父亲陶铸就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，否则她就不会那么从容不迫地走进八路军办事处了。

“哎呀，这不是曾志吗？”一位面熟的同志朝她喊，“来找老陶的吧？”

母亲一怔，随即有一股热流从心脏直涌向全身。她睁大眼睛问：“陶铸在这里？”

“怎么，你还不知道呀？他已经出狱了！”

“他在哪儿？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前些时候还来过几次，这些天没看见。快，你找别人问问，出狱是肯定的，是周恩来和叶剑英亲自交涉营救出来